

◇情感微澜

从外来客到安庆人

郝敏

对于安庆这座城来说，我曾是个外来客。

那一年，山里伢子出身的我拖着一只行李箱，只身来到这座江北小城。那时候，打车起步价3元，距今已十六年有余矣。

首先让我惊艳的，是街头公园一小撮一小撮的业余戏班子，他们行头极简单，一个唱的配上一个拉二胡的，就可以是一个班子，十分投入地唱，一本一本地唱，不管听众有多少，他们都十分忘我。我听到了从未听过的《海滩别》，凄凉婉转的腔调和深深的哀愁打动了我在我听来，这个唱段一点也不逊于《树上的鸟儿成双对》《谁料皇榜中状元》，不逊于《小辞店》《打猪草》。

还有让我惊叹的，是天然资源的未经雕琢。那质朴如村姑的公园和湖泊假如在生在大城市，怕是要花上大笔的资金来修饰、装点吧，她们会被打扮得花

会生出许多生的贪恋。生活中有诸多烦恼，但这些贴心贴肺的细节和美食会让你得到安慰和体恤。

这里的人很精细。在还没有支付宝和微信的年代，出租车价格显示器的尾数如果是四毛，那是要付五毛的，如果显示三毛，那就不需要付零头了，如果显示七毛，就要你付一块。当然，如果显示器显示六毛，有的司机就只要你付五毛，反正，他们是五毛五毛地计算的。

前些年，每逢元宵、三月三、七月半、十月半，黄昏时刻，小区里就有人会偷偷烧纸钱，烧黄表纸，有的人嘴里念念有词，物业也睁一眼闭一眼。这样的情景，会让你突然生出一种莫名的敬畏之心，你难免会想：我的血脉之中也该承继这一传统习俗，这样，我才会更容易找到源头，晓得去路。

这是座骨子里悠闲的城市，街头很少有匆匆的步履，商业氛围也不是太浓，但那些新露头的商业区里最为耀眼

◇乡物小记

故乡的大塘

张弛

大塘是我老家的一个地标，是村里人曾经赖以生活用水的当家塘，也是我儿时和小伙伴们的嬉戏玩耍的游乐场。

春天的大塘，氤氲、逶迤，垂柳依依。当东方的天空刚露出一抹鱼肚白，大塘的岸边就挤满了挑水、洗衣的人。男人在水塘东北角取水，女人们蹲在水塘西北边麻石挑台上洗衣。她们边洗边谈，东家长西家短，也有讲荤段子相互打趣的，欢声笑语搅动了一池春水。

“夏条绿正密，朱萼缀明鲜”。夏季里，大塘的一池清泉如碧玉。我和小伙伴们无心赏景，只管跳进大塘里洗澡消暑。我们个个像水猴子，在水里尽情嬉闹，有时玩打水仗，小伙伴们分成两组，相互向对方脸上泼水，被呛得喘不过气的一方，或落荒而逃，或举手投降；有时比游泳，不限泳姿，大家或狗刨，或侧泳，或仰泳，或潜水，没有过多规则，推选一人当裁判喊口令，谁先抵达对岸判谁赢；有时比跳水，大家攀上岸边的一颗歪脖树，站在树干上往下跳，有直立入水的，有倒立着入水的，也有翻着跟头入水的，姿态不一而足，那些没有把握好入水要领，屁股或背部先着水的小伙伴，疼得蹲在岸边直呲牙。

日暮时分，大塘披上了一层薄纱。劳作了一天的大人们散工后，不待吃晚饭，便扛着家里的凉床竹榻，摆放到打谷场上。这里濒临池塘，开阔平坦，一到晚上便自然生风，是暑夜纳凉的好场所。母亲总是先用温热水浸过的毛巾把竹榻面子擦拭干净后，才让父亲把它扛到打谷场。晚饭后，村里的男女老少都从蒸笼似的屋子里走出来，到打谷场寻找自家的凉床歇息，一时间，打谷场上挤满了纳凉的人，或站着，或坐着，或躺着，大家摇着蒲扇，边招风边驱赶蚊虫。老人们在谈论着庄稼收成、身体状况；年青人聚在一块散扯闲聊，天南地北，趣闻野史；孩子们则穿梭于各家的凉床竹榻之间，或嬉戏打闹，或躲猫猫，或扑捉流萤，或缠着大人们讲故事，疯够了，玩累了，便各自找到自家的凉床休息。夜深了，纳凉的人们渐渐散去，也有少数人家支起蚊帐，留在打谷场露宿的。我嫌屋里闷热，捱着不肯回家。散场后的打谷场格外清静，可以听蛐蛐欢唱，可以听大塘里的蛙鸣。苍穹下，银河倒悬，我仰卧在竹榻上，看斗转星移，看牛郎织

女相会。

秋天，老家的村落美得如油画师的调色板。大塘被染成了橙黄色，宛若一块厚重的黄龙玉。正值秋收，田里的稻子被集中收割，男人们负责把稻穗捆扎好挑到打谷场，女人们负责打稻脱谷。趁着天气好，村里人抢着把谷子打下，晒干后入仓。从大人们开心的笑脸上可以看出，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。

“野旷沙岸净，天高秋月明”。老家人特别在意中秋团圆，不管农活多忙，到了中秋节这天，都会放下手中的活。晚餐时，妈妈做了几个菜，还特意烧了一盘红烧肉。父亲把裹着小脚的奶奶搀扶到桌边，请到上座。我和弟弟妹妹盯着桌上唯一的荤菜，早已急不可耐，争着去夹。坐在一边的妈妈突然用筷子打了一下我的头，训斥道：“老人还没动筷子，你小孩子先抢，没规矩！”弟弟妹妹也被妈妈生气的样子镇住了，赶紧收回筷子。我受了莫大的委屈，眼巴巴地盯着盘子看，嘴里嘟囔着。奶奶则在一边埋怨母亲道：“大过节的，跟孩子计较什么！”看我们不敢动，奶奶就亲手往我们碗里夹肉。有了肉吃，我也很快忘了刚才挨的一筷子。我们一家就像月光笼罩下的大塘，安宁而又美好。

隆冬时节，气温骤降，塘面结了一层厚厚的冰，如同少女的肌肤，冰清玉洁。这期间，无论大人小孩，都喜欢到塘边玩耍。有经验的大人向塘里抛石块，看冰层厚度，也有拿铁锹铲冰冻，确认冰面足够结实，便放心地到冰面上走动。我和小伙伴们凿取冰块垫在鞋底，制成简易溜冰鞋。在冰面上滑行，有种身轻如燕的感觉，虽然寒风扑面，却一点也不觉得冷。冰面上经常有人摔倒，像个乌龟似的四脚朝天，半天站不起来，引得众人阵阵哄笑。

冬捕是年底的一件大事。等到天气向好，冰雪消融，村里便组织有经验的男劳力用拖网在大塘里捕捞，大点的鱼被抓起，送到打谷场集中存放，小鱼则放回塘里，继续放养。分鱼通常都是晚上进行，打谷场上灯火通明，几个装鱼的箩筐被村里人围得内三层外三层。鱼被统一过磅，称出总重，尔后，按人头均分。最终，家家都分得几条花鲢、青鱼或草鱼，孩子们欢天喜地争着把鱼拎回家。快过年了，人人心中都鼓荡着希望，图的也就是年年有“鱼”。



黄梅戏是安庆的金字招牌（资料图片）

团锦簇，再辅以精致的人工景观烘托月一番。然而这座城没有这么做，财力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，可任由满池荷花就那样热闹地一年年开着，岂不更有原始的韵味？一棵棵参天大树，部分根系裸露在硬硬的黄土上，石头凳子粗糙，甚至有些尘灰，挺好的。这本来就是大自然的模样嘛。

这座城的经济发展的不太快，但走在巷子里，仍会在某一处亭子或名人故居里，在纪念馆的某一张老照片里，在老街的某一处院落，感受到老省城的气派和风流。这里少有百强企业，没有庞大的商业圈，也没有太知名的学府，可是这里曾走出过很多名人，有的人家的老房子还在，他们是科学家，是商界精英，是政界要人，是宗教领袖，是诗人。总之，他们原本就住在不起眼的巷道里，但他们的名字已写入史册中。

它还是个宜居的城市。无论你从哪个大城市过来，都会觉得这里的物价特便宜，可以一饱口福的美食又是那么多，四牌楼的肉圆猪肝汤，大南门的牛肉水煎包，麦陇香的墨子酥，胡玉美的蚕豆酱，还有三月的蒿子粑，五月的鲜肉粽，会让你觉得人间烟火如此美好，

的是教育培训的广告，住户的窗口飘出来的也多是督促孩子写作业的声音。傍晚，在湖边散步，两个衣着朴素的老头相遇了，一番寒暄后，会问：你的儿子在英国怎么样啊？我的女儿在美国的那个公司又晋升了，昨天还跟我视频了啊。

这里的男子勤劳而温和，这里的女子温柔，身姿婀娜，这里的孩童清秀而机灵。即使偶然有人吵架，也是一股子甜甜溜溜的黄梅腔。在我因乡愁而百无聊赖的某个黄昏，在我身心疲惫的某个周末，这座城用香甜的糯米汤圆，青青的嫩莲子，水灵灵的藕心菜，清香的虾皮馄饨滋养着我，温润着我。

我曾在满池亭亭如盖的荷塘旁静坐，曾在蔚然秀丽的巨石山放歌，曾在夕阳下波光粼粼的东湖边漫步，而今，不知不觉中，我发现生命中最长的时光竟是在这座江城度过的。当初我花了比别人多几倍的力气才成为这座城的居民，十六年中，我慢慢融入了这座城，这座城也滋养了我。我成为了外地亲友和同学们眼中的地道安庆人。

我想，这辈子不会再漂泊的，我就这样踏实地做个安庆人。